

帕斯卡·基内亚尔小说的伦理批评审视

Ethical Critical Approaches to Pascal Quignard's Novels

葛金玲 (Ge Jinling)

内容提要: 帕斯卡·基内亚尔是法国当代杰出作家,自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创作以来,他将音乐、语言学、历史学、哲学、美学思想糅合在他的文学创作中,为读者呈现了一幅关于人的存在境遇、生死焦虑、心灵痛楚、生活荒诞的全景式画图。与此同时,后工业时代出现了存在焦虑、技术至上、生态危机、恐怖主义等严重社会失衡现象,基内亚尔的小说世界拒绝业已固化的世俗伦理价值,质疑传统的伦理秩序,宣扬了一种与既有的道德规约、思想认知背道而驰的伦理选择和思维方式,去探索独立自由的个人身份,从而告别虚无之“在”,经由“阅读”而实现“精神自由”的伦理旨归,并以此建立人与工作,人与生活、人与社会的新型伦理关系。

关键词: 帕斯卡·基内亚尔; 存在焦虑; 伦理困惑; 伦理选择

作者简介: 葛金玲,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语语言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法语教学与法国文学研究。

Title: Ethical Critical Approaches to Pascal Quignard's Novels

Abstract: As an outstanding contemporary French writer, Pascal Quignard has produced many influential works by integrating music, linguistics, history, philosophy and aesthetic ideas into his literary creation since his debut in the 1970s. In his works, he presents readers with a panoramic picture of humans' anxiety over life and death, mental pain, and absurdity of life in the living circumstances. As Post-industrial age has brought with it serious social imbalances such as anxiety, technocracy, ecological crisis and terrorism, etc., Quignard rejects the solidified secular ethical values, questions the conventional ethical order and advocates an ethical choice and thinking mode running counter to the existing ethics and cognition for the exploration of an identity of independence and freedom, the demise of the "being" of nothingness and the realization of his ethical goal of spiritual freedom through reading, thus establishing a new eth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his work, man and his life, man and the society.

Key words: Pascal Quignard; existence anxiety; ethical confusion; ethical selection

Author: Ge Jinling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Zhejiang Yuexiu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She has her PhD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rom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She is mainly engaged in French teaching and French literature research (Email: amedee727@126.com).

法国当代著名作家帕斯卡·基尼亚尔（Pascal Quignard）是一位具有强烈的跨学科意识的作家。他在小说创作中，“将主观与客观融为一体，（……）将自传性或半自传性的叙述与客观的词源学、人类学或历史学分析交织在一起”（Acquisto 85），从而以文学的形式对人类历史进程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对人类经过生物性选择之后的伦理选择进行了探索。他的小说《游荡的影子》（*Les Ombres errantes*, 2007）便在虚拟的小说语境里描述的种种社会现实及存在图景中，以及在工作与生活中产生的人生与社会活动、人与人、人与自然生态之间的伦理道德关系中，显现了人的意志，人的精神追求与客观现实之间的矛盾张力。文字背后所隐喻的伦理困惑、伦理选择、伦理价值则拉近了文学与人、文学与社会的距离。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认为：“文学批评归根结底是对人生的批评”（阿诺德 147），从而把文学与人的存在，把文学释读与伦理批评放在了同一维度。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建构者聂珍钊指出：“文学在本质上是伦理的艺术”（聂珍钊 73），因为“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它典型地集中反映了人类社会的道德现实，描写了社会存在的道德矛盾和冲突，因此文学也就必然可以成为伦理学研究的对象”（聂珍钊 111）。以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角审视基尼亚尔的小说创作，使我们对现代人在后工业社会所遭遇的伦理困惑和伦理选择有了深刻的同情与理解。

一、超越死亡的存在体验与伦理选择

海德格尔说：“日常生活恰恰是生与死之间的存在”（海德格尔 78），并提出了“为死而在”的存在假设。显然，生与死是存在的基本条件，构成了个体生命“在”与“不在”的辩证统一，也构成了伦理的本质。人类创造了伦理，伦理使人的操守行为有了尺度，使人的生命有了善良的温度，所以哲人们常常通过创造生命的意义去否定死亡，否定虚无。

事实上，我们不可能是生命的先觉者，就像我们不可能逃避最终的死亡一样。我们无法预知最后死亡的时刻，但是死亡作为人生的终结，总是驱使人们直面自己的欲望，而自己的欲望总是难以解脱的，于是欲望之勒索与解脱之痛苦常常成为形成伦理悖论的伦理结。聂珍钊认为：“由于悖论导致的是两个相互对立的选择结果，因此，悖论进入伦理选择的过程后即转变为伦理两难。逻辑悖论是绝对的，无法解决的，而伦理悖论不是绝对的，无论结果怎样，往往都得到了解决”（聂珍钊 255）。由于意识到生的脆弱和存在的局限，作为思想者的基尼亚尔同样无法摆脱生与死的双重压迫：对生命意义的渴望与对虚无的恐惧。显然，碌碌无为的世俗生活在追求生命敞亮的作者的意识里投下了严重的阴影，作者的生命情状遭遇了艰难的伦理选择。

基内亚尔并不是生命的及时享乐者，也不是生命的悲观沉沦者，危机来自于他对人类当下境遇的诘问，来自于对“如何像人那样活着”的伦理思考。在《游荡的影子》中，作者写道：

人类所知道的最有害的诱惑不是邪恶。不是金钱。也不是金钱带来的惊人快乐和各种陶醉。不是权力及它所牵连出来的各种倒错。不是升华或它所提升的各种想象感觉，而是死亡。（79）¹

死亡窥视着，生命的意义何在？该到哪里去寻找或者该怎样定义自身的存在从而超越死亡？作者面临的恰恰是这样一种伦理困境。作者以思想透视世间万象，他所表现的主观觉悟与肮脏的现实世界却无法调和，于是：

在1944年4月的一天，当天天气晴朗，当太阳耀眼时，当我走出卢浮宫时，我突然加快了步伐？有一个加快了步伐的人穿过了塞纳河，他看着王家大桥桥拱下的河水被闪光的白色完全覆盖，他看着波纳街上蓝蓝的天空，他跑过去推开塞巴斯蒂安·波顿街上的一扇大木门，他一下辞去了身上所有的职务。（154）

这一逃离的愿望由来已久，“他蔑视各项政治义务。他排斥一切只是人类的、只是集体的、只是普遍的关系。他宣扬一种彻底猛烈地摆脱尘世的生活方式。他强烈提出这种悖论，在田园王家港修道院的外面，在一个孤独者的隐修会外面。这个人变得对别人恭敬以便逃避他的遥远的先生。不久后他便永久地隐退到神圣的阅读中了”（53）。

作者的生命感觉植根于现代人的社会现实，刘小枫说：“一种生命感觉就是一种伦理，有多少种生命感觉，就有多少种伦理”（刘小枫3）。在《游荡的影子》中，“我”决心与庸庸碌碌的社会生活分道扬镳，希冀告别灵魂的痛苦，寻找属于自己的生命色彩时，我们读到了社会伦理与个人内在需求不断碰撞下的个人伦理倾向：逃离旧的固有的存在，构建新的“此在”。“我”的生命感觉并未因“逃离”而消泯，相反，叙事在延续，人性的亮色亦可在阅读的世界里熠熠生辉。

归隐阅读，将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也是作者所做出的伦理选择。阅读让作者获得了自由，认识了自己，磨砺了思想，阅读构成基内亚尔新的存在伦理与写作伦理。他希望以此活跃生命的传达，完成对“存在”的深层创构。他所追求的这一自我身份，颇具寒山诗所描述的形象：“寒山唯白云，寂寂绝埃尘（……）自羡幽居东，长为象外人”（项楚763），颇有皈依佛道之

1 本文有关《游荡的影子》的引文均来帕斯卡·基内亚尔，《游荡的影子》，张新木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以下只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境的觉悟意象。“谁能超世累，共坐白云中”（寒山：诗三百三首），（寒山）如此静好之“在”岂是世俗功名利禄所能比拟的？

人生短暂且只能活一次，人作为感性生命的存在，死亡不可避免，也无法替代。作者的生命时空并没有任何历尽劫难的痛苦记录，读者能够猜度的可能是维系其自我主体与外在客体之间的平衡关系遭受到了严重的侵扰，因而构成了某一时空场域下的伦理困境，所以作者的这个选择是两种不同的伦理境遇碰撞的结果：一方面是世俗伦理固化了的欲望世界，在这个有限的时空里，沉沦于日常生活，忙碌于功名利禄。听凭世俗的陈规旧矩，慢慢腐蚀自己的肉体与精神；另一方面是逃离传统伦理建造的世俗藩篱，化身为影子，无拘无束地游弋于思想与阅读的自在世界，从而超越有限，超越这个必然会消失的感性存在。因为，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与‘他人共在’，不可能构建任何本真的自我，只有畏惧死亡或面对死亡才能结束‘与他人共在’的局面，使自己‘彻底个性化’，获得独立的人格，领会人生的意义”（谷方304）。《游荡的影子》中的主人公显然拒绝以往生活所维系的“共在”，他不愿意用麻木去换取那份让人倍感安全的归属感，他一心祈求随心所欲的那种自由。

很显然，作者的伦理选择是对死亡情感及存在体验思索的结果。作者的心理是复杂的，时空、生命形象、生命精神面目的迁移变化不仅有作者自己的形象、叙述者的形象、有生活物象与意义情结，有心理不适与文本叙事的别样切换，同时也把社会生态与伦理道德呈现在现代人的批评视阈，使读者得以一窥因世俗生活的异化而引发的与文学、道德、精神、伦理之间的种种摩擦与激荡。由此，我们对作者拒绝苟安，希望遁身于斯的阅读空间多了一分关注。对那个世外桃源，对那个不受压迫，不受限制，自由自在，不为世俗所累的阅读王国多了一分向往。对这位宁愿在阅读的天堂里做一个游荡的影子，做一名孤寂的思想者的当代法国作家多了一分敬仰。

基内亚尔的伦理选择所关注的不仅仅是认识生活，更是在人类经过生物性选择之后对生命本质的诘问与追寻，是对生命的丰富性与多样性的积极尝试与体验，给我们展示了一副不一样的生命图景。

二、在古今穿越中摆脱伦理困境

基内亚尔的小说因其古今穿越、东西方漫游、复杂多变的情节以及主人公多重伦理身份相互重叠，甚至相互否定而变得扑朔迷离。根据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的观点：“伦理困境指文学文本中由于伦理混乱而给人物带来难以解决的矛盾与冲突。伦理困境往往是伦理悖论导致的，普遍存在于文学文本中。伦理困境有多重表现形式，例如，伦理两难就是伦理困境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聂珍钊258）。

在《游荡的影子》中，“我”的伦理两难首先出现在对于此在生活的态度中。

是继续接受还是拒绝这碌碌无为的现实存在?“我”在既有的生活模式与世俗思维定势中苦苦挣扎。接受意味着肯定虚无,接受意味着承认无意义的生活;拒绝是与既有生存情状的决裂,拒绝是放弃一切世俗的荣耀,拒绝是重新塑造一个全新的独立自由的“我”。于是作者寄身于影子,把我们带进了“我”的觉醒场。

小说题目中“影子”一词承载了作者丰富的内心寄托,“影子”已经被深深地幻影化。“我”希望有一天能摆脱一切束缚,离群索居,与书籍为伴,回归本真,回归宇宙。当然,基内亚尔也没有自失于他创造的人物形象,没有失去理性的判断力与洞察力。他笔下的“影子”是多面的,既可能指代作者自己,又可以指称自然现象中万物的影子,还可以借喻古今中外的历史人物,甚至包括彼岸世界的存在,如“灵魂”、“幽灵”、“鬼魂”等等。

小说中作者列举了大量历史人物,他们的肉身早已归于尘土,但他们对世界的影响无处不在,如同“影子”般游荡,成为“过去的此在踪迹”(斯蒂格勒 79)。比如古罗马的提比略·恺撒皇帝在他退隐的卡普里岛上游荡;罗马人最后一个国王西亚格吕斯在行将倾覆的王国奔走呼号;日本唯美主义文学家谷崎润一郎(Junichiro Tanizaki)在黑暗中徘徊,为了寻找战栗的思想,因为“思想在黑暗中的密度特别接近兴奋在难堪中的强度,难堪会同时侵袭和自行消失,离开灵魂去侵袭递来的躯体”(58)。

在《游荡的影子》的第五十三章《另一个王国》中,作者根据俄耳甫斯神话虚构了一则故事:1602年,布列塔尼省的莫尔比昂,住着一位渔夫,他有五条船,妻子去世后他没有再娶,因为他的心里永远保留着对妻子的爱。有一天,他突然看见穿了一件白色亚麻上衣和一条黄色裙子的妻子从自家门口经过,赶紧追了出去,他冲着妻子大喊:“你不是已经死了三年了吗?”但妻子并没有回答,她的身边站着一位本村唱经班的年轻人。当渔夫问妻子是否还爱他时,妻子说:“我跟这个死人在一起,即使一分钟,也比在你怀里十年还要快乐”(98)。渔夫终于没有留住自己的妻子,他的内心备受煎熬,不是因为妻子变成了幽灵,而是因为“她在另一个世界里更喜欢另一个男人”(98)。俄耳甫斯没能从地府救出妻子,渔夫也未能让妻子从阴间回到自己身边,两位逝去的灵魂只能生活在“另一个王国”(101)。生死离别的“伦理结”虽然没有解开,结局却让生者陷入了自责的反省。

基内亚尔在作品引用了莎士比亚的观点:“当俄耳甫斯演奏时,普路托闭上了眼睛”(298)。在古希腊神话中,普路托是财神,他也生活在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俄耳甫斯、渔夫和作者所向往的幸福世界,但他们却无法进入,基内亚尔说:“有一个属于勒得河岸的世界。这河岸就是记忆。这就是小说的世界和奏鸣曲的世界(……)这是在坟墓上的喜鹊的世界。这是读书或者听音乐所需要的孤独的世界(……)这里,思想在漫游,突然迸发”(60)。基内亚尔的这种碎片化叙事至少具有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在作者与叙事讲

述者之间展现，在叙事学理论中，叙事讲述者当有别于作者和非叙述性人物；第二个维度在叙述话语和被叙述的外部世界中显示。这两个维度共同建构了作者与叙事讲述者，叙事话语与外部世界的互构关联。人物的身份与情感，叙述形式与历史、叙事声音与文本、错乱的时空秩序与断裂的故事进程以及具有明显自我指称意义的间接性和含混性叙事风格，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古今混声、中外互鉴，并唤起对话与思考的互文本。

碎片化叙事充分表现了基内亚尔的世界观，他认为世界是一个分块的空间；断裂与跳跃则是空间的表现形式，写作就是再现一系列断裂的话语，断裂是文学对话的基本形式，而跳跃则给读者打开了不同的时空之窗。一个个不同的碎片正可以重塑社会的整体性，因为“最小的一片就是一片，每一片都是整个宇宙”（84）。

亚当和夏娃幸福地住在伊甸园，但有一天，因为夏娃听了蛇的花言巧语后偷食禁果，又将这个秘密告诉了亚当，亚当也吃了禁果，之后，两人都受到了上帝的惩罚。就这样，他们两人的伊甸园消失了。而对于人类而言，地球是伊甸园，但是作者认为这个伊甸园也将会消失了。他说：“到二十一世纪末，现存的植物和动物的一半将会灭绝。将消失 4327 种哺乳动物；9672 种鸟；98749 种软体动物；401015 种鞘翅目昆虫；6224 种爬行动物；23007 种鱼。伊甸园渐渐从花园退出”（89）。由于人类的破坏，使自己的家园即将消失。这是一场自己造成的灾难，而亚当夏娃的悲剧结果也是自己造成的。

在小说《秘密生活》中，基内亚尔从另外一个角度让我们理解了亚当夏娃的悲剧故事。他说：

即便在伊甸园里，人类最早的女性也应当是神秘的。甚至上帝也是神秘的：我们看不见他。他的意图无法揣测。他永远沉默无语。夏娃本应该闭口不言。这就是迦太基的教会分立派神学家不断主张的论点。对于蛇在树荫下对她所说的话，她本应该将其封存于心底。她不该向亚当表露她的欲望，也不该透露那秘密的内容，甚至不该提及秘密的存在。（95）

在这个故事中，基内亚尔并没对亚当夏娃偷食禁果而给予批判，在他眼中，由于夏娃把伊甸园中的秘密说出来才导致了最后的结果，因为不管是伊甸园，上帝，还是伊甸园里面的任何东西都是神秘的，每个人都必须保持沉默，只有秘密和沉默才能使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的人幸福。正如作者在小说中说：“德尔图良说：即便在天堂也要有所掩饰”（95）。

克莱莉娅和法布利斯也是一对恋人，但克莱莉娅不能违背圣母玛利亚的命令，嫁给了克莱桑齐侯爵。克莱莉娅把自己幽闭在孔塔里尼宫中。法布利斯买通了两个佣人进入了房间，最后他们生了一个男孩，过了一段时间，由于法布利斯无法忍受黑暗，要在光亮中见到自己的儿子，最终酿成了悲剧。

夏娃说出了秘密，让美好的伊甸园消失了；法布利斯说出了秘密，孩子死了，克莱莉娅死了，他自己也死了。

人的命运始终是西方悲剧不朽的主题，无论是情感悖论还是行为悖论，都聚焦于人的存在、人的自由、人的情感，都离不开伦理选择。费尔甫斯对身后妻子满怀深情的回首一瞥，使他永失挚爱；渔夫妻子面对丈夫的呼唤，选择了拒绝，选择拒绝意味着回归自由，意味着收获另一份爱。法布利斯冲破世俗和权力的禁锢，以死亡为代价换取了生命的真情。伦理悲剧在撕裂了美好的同时，也让我们领略了美的崇高与尊严。

写作是对话语的追寻，是对声音的创设，是对意义的塑造，一如作曲家在寻找他心中消失的天籁，基内亚尔孜孜不倦地追寻湮灭的话语，人类远古的声音，异域的声音，追寻那些失去的片断，为了参悟整体的究竟。文学所蕴含的就是那些忽隐忽现的情感，那些忽近忽远的声音，那些似是而非的消失在历史帷幕中的影子，那些粗砺而活泼的思想。文学理应担此重任，用话语弥合断裂的过去和现在，用声音融通不同文明的咏唱，让生的偶然充满意义，让死的必然了无遗憾。

三、在“回归阅读”中重塑伦理身份

基内亚尔的小说是对历史的回望和对存在的整修，他提醒人们不要因伦理困境而“失声”，“失声”既是对“此在”的疏离，也是对历史的遗忘。他在《游荡的影子》中再次强调这种意识：“我们的社会在令人眩晕的海边悬崖前面，在最深的丛林中发疯。我们的社会拒绝最令人焦虑的、最令人向往的、最美丽的快乐，这种快乐总面临着毁灭和死亡的威胁”（57）。

人类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创新，但这一切并不必然升华人类的精神追求和内心世界。恐怖主义的惨剧、生态环境的破坏、利欲熏心的争夺、宗教冲夺与资源掠夺，构成了人类严重的生存和精神危机，而埃博拉病毒和新冠肺炎更使人措手不及。小说的第二十六章讲到了2001年发生在美国的“9·11”事件，它让全世界震惊和颤抖，作者写道：

数个世纪的不朽王国就是死亡。

人类大约在十万年前发明了死亡。作为发明而不是作为冲动的死亡。

死亡爆炸就在蓝色天空里，肉眼可见，2001年9月11日星期二，在纽约城的上空。

捕食者死了，猎物死了，捕食活动死了，在视觉的瞬间一切都死了。（80）

基内亚尔接着说：“应该这么想一想：猎手就是死亡。人不过是一个猎物”（152），末了，猎手和猎物都死了，这是宿命还是偶然，一如基内亚尔所言，人类所知道的最有害的诱惑不是邪恶，也不是金钱，而是死亡。当然死亡的

时间和方式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在小说的第七章《新生儿》中，作者告诉我们：公元 395 年，圣布利斯当主教多年后，在他的修道院中做洗衣工的一名修女生了一个孩子，修女声称孩子的父亲就是圣布利斯。这就引起了全城民众的愤怒，他们用石块砸向主教。圣布利斯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让人把出生才三十天的婴儿抱到跟前，他开始问婴儿：谁是你的父亲？婴儿没有回答。随后他用拉丁语发问，孩子回答说圣布利斯不是他的父亲。但是民众并不相信婴儿的回答，决定请神意裁决。于是圣布利斯主教捧着火炭一直走到他的老师圣马丁的墓前，所有人都跟着，当圣布利斯把滚烫的火炭放到圣马丁的墓石上时，他的手心却毫无损伤。这时人们相信了圣布利斯的话，把矛头指向婴儿的母亲，人们把洗衣修女的上衣扒下，一名年轻男子割下了她的乳房，行刑后，这个女人身上不仅流血不止，而且乳汁沾满了她的胸脯。修女最后被图尔居民用石块砸死，理由是她撒谎。基内亚尔说：“主流的道德重新求助于神像中的声音，来自图像的声音，成为一个由被敬畏神的专制的死人构成的世界，他们对待人像对待小孩或者奴隶”（51）。

在这样一个神主宰的时代，民众被宗教教义固化了的道德蒙蔽了双眼。对洗衣女工的道德审判其实就是伦理审判，这一审判让人触目惊心，这是对神的控诉！宗教的道德观念以上帝为中心，人只是神的附庸，只能屈从于神的意志，没有任何自主的权力与地位，神权统治下的妇女更是如此，她们的身上贴满了卑微、愚昧、顺从和无需思想的标签。她们逆来顺受，在宗教与世俗规约的裹挟下用死亡去救赎自己的灵魂。基内亚尔则不然，他坚持认为人的思想不能接受孩子般的愚弄，更拒绝奴隶般的存在。基内亚尔不无隐喻地指出：“这个海岸缺乏堤坝。一切都被淹没。仍然浮到水面上来的鱼，大吸一口气，为了不死，大吸一口气，就是阅读”（58）。在他看来，“阅读”是人类经过伦理选择之后，不断完善“人性”，走出伦理困境，重塑伦理身份的重要途径。

海岸象征人类栖居的地球，随时可能面临灾难袭击，而“堤坝”指代安全。人类所处的地球危机重重，令人窒息。而有没有“绝处求生”的良策呢？作者的生存之道是阅读，阅读至于作者犹如空气至于生命，只有在阅读中，他才可以“大吸一口气”，才能活着。基内亚尔将书籍视为一种秘密的可以和人类产生共鸣的东西，他称之为文学，这是一个“非家族的家族，非社会的社会”（80），那里的话语方式“以一种秘密的声音，以一种比共鸣更加隐蔽，比低语更加低沉，欲望的口语表达包围着喉咙，这就是书籍”（250）。因为文化奉献给人类的不仅仅是快乐，还有思想的力量，对抗虚无与死亡的力量。

“捕食者死了，猎物死了，捕食活动死了，在视觉的瞬间一切都死了”（80）。这或许是基内亚尔批判后工业化时代的激进之语。他告诉我们必须对以损害环境与生命为代价的技术进步保持警惕，因为人的存在方向维度上

的迷失就遮蔽其中，人的主体性，人的鲜活的个性正在消失，而基内亚尔所选择的“阅读”世界，正可以激活世人对存在（关涉认知与思维）的记忆，在思考人类的当下与未来时，对看不见的制约与奴役说不。

在重塑伦理身份，完善“人性”时，基内亚尔采取了与无法同在的现实社会“断裂”的话语策略，叙事讲述者与现实社会被置于“他在”与“此在”的二元对立语境。现实生活作为不能相处的“此在”记载了太多不堪回首的痛楚，这就从道德上肯定了叙事讲述者皈依书籍，回归阅读，向往“他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作者也由此重新获得了“声音”的权利，并有机会构建一种理想化了的社会文化与文学话语环境。

结语

综上所述，帕斯卡·基内亚尔是一位具有跨学科意识的作家。在他的创作中，“每本书都涉及到文化遗产中被忽视的方面和被遗忘的行为者：地方、时期、作家、音乐家和画家”（Pautrot 8）。但无论采用什么样的跨学科手段，他都是在探索从“自然选择”到“伦理选择”的人类进程。他在总结自己的创作活动时曾经声称：“我正在研究一种复述人类历史的形式”（Argand 34）。由此可见他是如何雄心勃勃地对待文学创作。

基内亚尔习惯于从“现实”到“虚幻”的不停迁移，习惯于从历史到当代的多重互构，其小说涵盖深邃的古今历史，广阔的多元文化和别具一格的文学伦理观照，其诗学特征具有丰富的层次，其叙事话语承载着涵意深远的所指隐喻。他以话语的力量关注个体的多样性、关注生死、关注此在、关注人的精神世界的复杂性，让读者从生与死的思考中感悟生命的意义，在模糊不清的历史痕迹中发现存在的真实，为我们展示了20世纪法兰西文学的历史记忆与当下思考，并通过他者与自我的重叠与解构，提示了自我认知可能的方法与路径。

Works Cited

- Acquisto, Joseph. "Listening to Silence in Pascal Quignard's *Vie secrete*." *L'Esprit Créateur* 52.1(2012): 83-95.
- Argand, Catherine. "L'entretien: Pascal Quignard." *Lire* (février 1998): 30-36.
- 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主义状态》，韩敏中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
- [Arnold, Matthew. *Culture and Anarchy*. Trans. Han Minzhon. Beijing: SDX Jio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2.]
- 曹刚：“责任伦理：一种新的道德思维”，《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2013):70-75。
- [Cao Gang. "Responsibility Ethics: A New Moral Thinking." *Journal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2(2013):70-75.]

谷方：《主体性哲学与文化问题》。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4 年。

[Gu Fang. *Subjective Philosophy and Cultural Issues*. Beijing: China Peace Publishing House, 1994].

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修订译本），陈嘉映、王庆节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年。

[Heidegger, Martin. *Sein und Zeit* (Revised Version). Trans. Chen Jiaying and Wang Qingjie. Beijing: SDX Jio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6.]

刘小枫：《沉重的肉身·引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

[Liu Xiaofeng. *The Unbearable Body*.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9.]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

[Nie Zhenzhao.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Pautrot, Jean-Louis. *Pascal Quignard ou le fonds du monde*, Amsterdam: Rodopi, 2007.

帕斯卡·基尼亚尔：《游荡的影子》，张新木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 年。

[Quignard, Pascal. *Les Ombres errantes*. Trans. Zhang Xinmu. Nanjing: Yilin Press, 2007.]

亚瑟·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石冲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年。

[Schopenhauer, Arthur. *Die Welt als Wille und Vorstellung*. Trans. Shi Chongbai.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2.]

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第 2 卷，赵和平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 年。

[Stiegler, Bernard. *La Technique et le Temps*, Vol. 2. Trans. Zhao Heping et al. Nanjing: Yilin Press, 2010.]

项楚：《寒山诗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 年。

[Xiang Chu, *Notes on Hanshan Poetry*. Beijing: China Publishing House, 2000.]